

— 回到上海



我十五岁时就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时已自立了，四十岁时不再为种种事情而迷惑，五十岁时知晓了天命，六十岁听到什么话都不会生气，到了七十岁我则随心所欲地生活了，——当然不会超越法度。

——孔夫子

光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就已经超过了我的忍耐力的最大限度。

——凯蒂·布拉佛曼

刚从纽约回到上海的那几天 我头昏脑涨 筋疲力尽 夜晚无法入睡 白天却又无法醒来。

我不知道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是否会快乐 前行的方向在哪里，是否已有一双智慧而无惧的眼睛面对这个世界，我不知道 Muju 是否还爱我 我是否还愿意跟他生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深深的苔藓是否覆盖了记忆中的小径 以至我再也不能回头。

是啊 我对这些都很不确定。

上海没有变 还是那样雄心勃勃 快速而疯狂地在经济发展的轨道上奔跑。它的喧闹远超过纽约 这里才是世界上最吵闹的地方。这个城市早先以浮华与浪漫出名 现在则更多地显示了实际而粗糙的一面。人人似乎都有机会一夜暴富 人人都在赶发财或出名的末班车。在这里，一切都是晃动的 变化的 未知的 在幻觉中狂奔着的。

这一切既令人兴奋 又令人头晕。

在回来的第二个星期 我又开始抽烟、喝酒、在浴室里吞吃一片片的安眠药。这些在纽约时 Muju 帮助我排掉的毒又回来了，又进入我的身体。它们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安全感与舒适 但却能让我在麻醉的空白中得到片刻的喘息。

回到原来的城市 也回到原来的习惯中。

似乎又成了一朵被麻醉的水仙。

整整一周 我把自己锁在我那法式老公寓里。饭店的外卖每天会准时送到 电话答录机开着 正在新加坡讲学的父亲与随行

的母亲打来过电话 朋友喜珥 表姐朱纱 我的经纪人 还有其他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也都打来过电话。

就是没有 Muju。我一直在等他的电话。

当我脑子偶尔清醒的时候，我不由也会惊奇于自己对 Muju 的那一份不同寻常的执著。那可以说是“爱”同时更是一种“救赎”。

喜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我。“嗨 上海公主 今晚有个派对 叫 sex in the city 所有的人都想在那儿见到你。”

“嗨 想不想去 shopping？恒隆 Plaza 66 正在打折。”

“Coco 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了，——快拿起电话。”

“天哪 你一点都没变。不 事实上你的脾气更臭了。玩什么幽闭症！！今晚一起吃饭啦。我 7 点开车来你楼下等着 过时不候。”

喜珥的性格有点像我的老友 M 但比 M 可爱许多。

M 在我离开上海后因为勾结海关人员走私 Mercedes - Benz、BMW 等境外名车而被通缉 她逃跑了 像个气泡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 据说至今还没她的下落。

从妓女到富有的遗孀到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再到如今的通缉犯 M 在我记忆中带着阴沉的美丽存在着 像一道伤疤。

而喜珥，10 年前我就认识 那时她还是一个身材纤瘦 脸色苍

白的小男孩 被不时冒出来的青春痘与两腿间的男性生殖器折磨得神经紧张 随时都能崩溃。

而 3 年前我再遇到她的时候 她早已像从茧里飞出来的蝴蝶得到了重生。她脸上的青春痘与腿间的男性器官消失了 她有了一个圆满隆起的胸 乳房的形状有着完美的流向手掌的形状 灵动的 浪漫的 在地球重力下显示出成熟水果般的诱惑。

而且感谢上天 她天生就没有明显的喉结 她服用着雌性激素 化着精心的妆 走在马路上或游弋在 Club 里 她吸引的男人的目光甚至超过我。

她准时开着那辆绿色小甲壳虫来接我。

我终于换下一身脏兮兮的睡衣 洗过澡后穿上白色的无袖裙装 没有化妆 素着一张脸走下楼。

她尖叫着抱住我，“你这个可恨的家伙 要是没有我 你可怎么活得下去。”

我吸了一口气。她是对的 没有善解人意的朋友 像我这种孤僻脆弱的家伙准保活不下去。“我想你。”我说。

然后两个人站在那里 嘻嘻哈哈 拍拍打打 仔细地打量着对方 开始说起“你越来越好看了”之类的恭维话。

女友们见面时 时光似乎就停止了转动。我们露齿傻笑 身体变得软绵绵的 ,像布丁果糖。这跟与男人约会的情形很不同。

晚饭在她的饭店里吃。

这家叫‘上海 1933’的饭店同时也是茶室 装饰着翠绿竹枝、宣纸灯笼、精致的鸟笼 从中国各地及东南亚淘来的古董家具恰到好处地摆放着 还有幽然飘动的纱质帷帘 从老式唱机里低低唱出的 30年代上海的老歌。主人那唯美而略带病态的气息弥漫于整个空间 无处不在。

就连洗手间用的纸巾上，都画着中国的水墨画，由她亲手绘制。

在开饭店前她是画家 画卖得还不错。倒不是她的画好到哪里 而是由于她那‘新中国变性手术第一人’的名声，《纽约时报》，《朝日新闻》，STERN,BBC都采访过她 她因为在解放后的中国第一个公开地做变性手术而有名 然后她因为有名而有名 她能卖画赚不少钱 能买华美奢侈的衣服首饰出入上海一个个热门的俱乐部。

等她厌倦了绘画 便开了这个昂贵的饭店。一碗上海馄饨要卖 125 块钱，一杯绿茶要卖 150 块。在上海没有人敢这样做生意，但她做了 而且每晚都有一些来不及订位的顾客在店外排队。

这就是上海 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来得快 之后呢 也许去得也快。

她每天盛妆华服出现在店里 在客人、厨房与收银台间穿梭 敏

捷精明而令人目眩神迷，不久她有了一个外号，人称“快刀妖姬”。

在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来，我拿出从纽约带给喜珥的礼物，几本登有裸男像的色情杂志。喜珥大笑，给我一个吻。现在上海什么都有，但此类杂志还是属于非法的。

我点了烤鲑鱼、鸭卷、煮豆腐与蔬菜汤。喜珥让侍者拿来一瓶红酒。

“想不到一年过去，我们还是两个人吃饭。”我说，点了一支烟。上海所有的餐馆都能抽烟，不像纽约。

“这有什么不好？没男人倒清净。”喜珥指挥着侍者把酒倒进一个大肚玻璃瓶，先放在一边让酒先氧化一些。“上海的单身女人也越来越多了，她们很有消费力。来我店里的人，不是一大群单身女人，就是一大群GAY。当然，还有不少秃顶的大肚子老妖怪，专门坐在角落里揉捏年轻女伴的小乳房。”

我哈哈大笑，与喜珥在一起，我们总会笑个不停。

当然不总是笑。有时她会半夜闯进我家，扑在客厅的沙发上痛哭流涕，哭得像一堆烂桃子。她为没有一个男人真心地爱她而哭。她差一点死在手术台上，她的父母现在还不愿见她。但是，为什么变成女人后，她对男人突然失去了信心？

她发现了男人的虚情假意、自私冷漠，种种可笑可恨。她痛骂男人是最肮脏的动物，不用脑子而用鸡巴来思考问题。

这大概是她的真心话吧。

我们像姐姐与妹妹那样相爱，有时这种爱超过我们的理解，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喜欢对方，也许是因为对方的存在，我们感到了某种安全，可以有理由原谅自己的缺陷，因为竟然有人比自己还脆弱还糊涂。

我们也会吵架，一个月不理对方。我们从未真正地喜欢过对方的男朋友，“他根本配不上你，你在一头猪面前穿丝绸戴珍珠，真不值得。”我们经常这样警告对方。但没有用。

大笑，喝好酒，抽淡烟，吃美食，一顿饭吃得很愉快。我们没谈对方生活中的男人。

从我给她的最近一封 E-mail，她显然已知道了我与 Muju 走人了一个困境。至于她，我知道她一直都很寂寞，在中国她因为变性而有名，很少有男人愿意与她，哪怕只是做一夜情那样的性游戏。半年前，自从她与那个瑞典男人 FRED 分了手，似乎就再也没有男人了。

吃完饭，我还不回家，她提议去一家她常去的足部按摩店，在复兴路上。

“别开你那辆小甲壳虫了，叫出租车吧，你都醉成那样子了。”我咬着嘴唇笑，感觉有些睁不开眼睛，我也醉了。

我们并肩坐在出租车里。我拿着两个酒杯，她抱着一瓶 1990 年产的好酒。她的经验是一边享受足部按摩，一边享受红酒，简直比性高潮还要过瘾 10 倍。这是她在身体饥渴时安慰自己的方

法。屡试不爽。

埋在按摩院松软的沙发里 灯光迷离 音乐悠然 依稀可以听到某位顾客轻轻的打鼾声。

喜珥很慷慨地把她常用的一个年纪很轻的男按摩师让给我，让我试试他出色的手艺。她自己则找了一个女孩子。

我们并排而坐 轮流给对方的杯子倒红酒。我们没有再像在餐馆时哈哈大笑 变得沉默 温和 酥软。在泡过 10 分钟的中药汤后 双脚被轻轻地擦干，一个脚用毛巾包好 放在小凳上 另一个脚被搁在按摩师温暖的双膝上。

按摩师的手摸在脚底的各个穴位上 捏 推 压 揉 变换着动作。我喜欢被人摸脚和摸头时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有时心情压抑时去美发沙龙或鞋店 只是为了让人摸摸我的头和脚 那给我莫名的安慰。不是用男人或香烟可以替代的。

随着按摩师手势与所按穴位的变化，一股股热流微微弹跳着 逆向上流 沿着腿部的经脉涌向腹部。

子宫变得温暖了，我能感觉到浑身每个细胞在愉快地叹息着 颤抖着 我能看到我的双腿之间一片玫瑰般的红色 肌肉缓慢地一张一合地蠕动着 绚烂而骇人。

品质绝佳的红酒对这种愉快的感觉推波助澜着。想想喜珥的评论 足部按摩加红酒 比性高潮还过瘾 10 倍。

我们一口口地喝着酒 闭着眼睛 被脚底那双手控制住了。

二

性与逃离



如果没有欲望，你能领略到事物的奇妙本质，但
如果被欲望控制，你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

——老 子

火有可能是男人发明的，但如何玩火却是女人发
现的。

——凯丽《欲望城市》

第二天清晨，我在一阵微弱的鸟鸣中醒来。空气里有桂花
香 还有汽油味 烤栗子香 路边饭店飘出的油烟味，——上海早
晨特有的味道。在残留的睡意中 我睁开眼睛 窗帘几乎阻隔了
所有的阳光，但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我扭过头时 非常吃惊地发现 床上不只是我一个人 还有一个陌生的男孩子静静地躺着。在这张大得像溜冰场的床上 他看起来特别单薄、苍白而且年轻。

我费了很大劲，才认出来这是昨晚给我做足部按摩的男孩子。

我们都没穿衣服 床单上有一圈淡淡的印痕 视线再往下移，看到了地毯上的两个避孕套和一大堆纸巾。

我深吸了一口气 让脑袋清醒一些。老天 不知道昨晚我是怎么回家的 是我强迫了他 还是他强迫了我 或者是我们两厢情愿？昨夜的情形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他也醒了 为掩饰尴尬 我走进厨房准备早餐。他也跟着过来 裸身上已套了 T 恤与牛仔裤 这让我感觉放松了一些。

“麦片与牛奶行吗 哦 还有鸡蛋。”我故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淡些 既不显得高兴 又不要显得不高兴。我实在很困惑，一觉醒来 居然发现有个陌生人躺在你旁边 地毯上还扔着两个避孕套与一堆小山似的纸巾 为什么是两个避孕套而不是一个？

我们坐在餐桌边吃早餐，他还帮我切了一个甜瓜。我们不说话。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直接请他离开，而是做了一顿早餐。见鬼！我常常连自己的早餐都懒得做啊。与 Muju 冷淡下来的原因之一是不热爱烹调 而 Muju 却是美食家 我们从做菜引申到

女权主义与后女权主义 为此吵了不少架。有一次他的前妻还到我与他同居的公寓来向我示范如何做菜 如何热爱厨房 如何在厨房里发现生活的美与禅意。他的前妻与现任的有钱丈夫生了两个孩子 她美丽丰满 满头金发 乐意把一天的四分之一时间花在厨房 她向我展示：一个女人若不能在厨房里游刃有余 那么她就是一个失败者。

突然地想到 Muju 让我很不安，我巴不得地板上裂开一条缝，让这个男孩子掉进去消失。

从心底里我不愿意相信我与 Muju 事实上已经分手。我这次回上海的目的是写新书 但显然我与他也的确需要分开一阵子以冷藏这段感情 等到该做决定的时候再决定 是继续做恋人还是做朋友。回到上海才两个星期就有男人在我床上过夜 我不能不觉得这是对 Muju 的背叛。

想想古代中国的寡妇，在丈夫死后还要等三年才能再找男人 我不是 Muju 的寡妇 可能也已不是情人了 但是 这些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 我依旧深爱着他。

Muju 不在身边的时候 我就是一具漂在海洋上的为 Muju 殉情而死的美艳尸体 随着波浪轻轻荡漾 无知又无觉 世界不再存在.....

昨夜与这陌生男孩的放纵 也许是对我自己的惩罚。惩罚我对 Muju 的迷恋太深。—— 当你对一样东西或一个人迷恋太深的

时候 你可能已经失去了他。

我在不安与躁动中抽着烟 毫无食欲。看着眼前的男孩把整个脸埋在巨大的碗里 呼呼地舀着麦片吃 ,一些白色的牛奶泡沫粘在他的嘴边 非常的孩子气。

他终于要离开了。我松了一口气。站在门边 我随意地问了一句“你多大了？”

“15。他浮上一个自然而又满不在乎的笑容 披上外套 用飞快而有力的步子跑下楼梯 ,一阵登登登的声音后 他就消失了。

我抽着烟 蓬头散发 披着粘着性的味道的晨褛 对着空空的楼梯发呆。天哪 他才 15 岁。我居然跟一个 15 岁的孩子上床！

喜珥在电话里恶作剧般地咯咯笑着“怎么样？15 岁的滋味不错吧？”

我叹了口气 摇摇头 不一会儿也忍不住笑起来“他看上去就像 21 岁 不是吗 至少也像 20。”

在这个发着经济高烧的嘈杂而又能激起最大情欲的城市里 ,我又过了迷迷糊糊的一星期。

我的枕头边 客厅里 浴室里都有 Muju 的痕迹。临走前我偷偷地从他公寓里拿了一些东西 :一把旧牙刷 几绺从浴室的地上捡到的他的头发 ,一条没洗过的黑色 CK 内裤 ,一只绒布桃子 ,一

张他在上大学时的旧照片。

当然还有我保存下来的一大叠卡片 小留言条 ,一起看过的音乐会的票子 ,一起坐过的飞机的票子 ,一起去过的饭店的名片 ,一些叮叮当当的小礼物.....它们是从 Muju 身体延伸出来的无数根小小的触须 它们是我所保存的记忆的灰烬。它们填充着一片寂寞的空白。

试着给 Muju 打过几次电话 但总是电话录音 给他写过一封 E-mail 他也没有回。这种回避的姿态 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遥远而无助的感觉。现在 我们之间隔着 12 个小时 ,一个印度洋和一个大西洋 还有一整个欧亚大陆。

然后 我决定照原先的计划离开上海一阵子。

一个好天气的下午 我带着不多的行李 坐在一辆高速行驶在高架桥上的出租车里 穿过金色、咖啡色、红褐色的秋天的法国梧桐树 穿过像玩具一样林立的摩天大楼与哥特式、巴洛克式老别墅 来到外滩的十六铺码头。

眼前是一条锈迹斑斑的看上去比我年纪还大的轮船 陈旧的白色 刷着很乡下人的笔迹的一行黑色的字“海天号——浙江省舟山轮船公司”。

从轮船慢慢驶出黄浦江那一刻 我就被莫名的激动与兴奋攫住了。孩子们在船上奔跑、喧哗 大人们在打牌、搓麻将、喝酒、看

书、聊天 人人面带喜色 似乎离开那个 1600 万人口的城市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住在上海的好处之一 离开它的时候你会觉得高兴。

入夜时分 月色似霜 海风渐凉 水气渐重。

轮船恢复了安静 只剩马达在哗哗地响着。四周都是水 望不到边。不时有长满松树形状各异的小岛出现在视野里 配上空中那轮玉盘似的满月 简直就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

我睡意毫无 头脑澄明而清晰。这是从纽约回来后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愉快 有所期待 我的鼻子能呼吸了 脑袋能思考了，我的心在感觉到真实的孤独与茫然同时 也感觉到了真实的从容与勇气。

久久地 我独自站在船头 面对这乌黢黢一片茫茫的水世界，慢慢悠悠地飘向一个被我遗忘已久、但在纽约的孤独与迷惑中常常梦到的小岛，一个有着 50 多座寺庙与祠庵的“海天佛国”普陀山。

三

当她来到纽约



曼哈顿现在仍然有很多社交活动，但那是友谊和商业交易而不是浪漫爱情导致的社交。这些日子以来，人人都有朋友和同事，没有人真正地拥有情人。

——“sex and city”

你默默微笑着 不对我说一句话 但我感觉 为了这个，我已期待很久了。

——泰戈尔

29年前 我出生在普陀山 一个叫法雨寺的清静而美丽的庙宇里。

我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 在身怀六甲之际在父亲陪同下 坐

船来到普陀山。为即将出生的婴儿及这个家庭的平安幸福祈求佛祖的保佑。他们法雨寺请德高望重的老方丈主持了半天的祈福法事。

在当天的傍晚点灯时分 母亲感到腹中一阵剧痛 我提早降临人间了。寺庙一阵慌乱，幸好母子平安无事。

第二天 父母又给我做了皈依法事。小婴儿有了一个煞有介事的法名：“智慧”。

那之后 我健康快乐地长大 是父母宠爱的漂亮又聪明的宝贝。直到 13岁月经初潮后 我变成了一个让父母伤心的叛逆青年。母亲经常说我“额头上长了角”。在脸色苍白、眼睛发亮的17岁，我以高分考上了有名的复旦大学，得以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家。

19岁有了十分糟糕竟把避孕套遗忘在阴道里面的第一次性经验 22岁以对一个教授的痛苦暗恋为题材发表了第一篇小说，24岁因为写作的困苦和偶然发现未婚夫与黑社会有纠葛 试过割腕自杀。

26岁我的一部小说《88》在40多个国家出版并拍成了电影。一个被称作“放浪形骸的美女作家”的人 人们怎么也不能把她与出生在寺庙里法名叫“智慧”的小女婴联系起来。

28岁我住在纽约 见证了“9·11”恐怖袭击事件 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不太认真地做着访问学者 同时在“9·11”的余波

里艰难地做着我的美国版《88》的宣传。

但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 像我喜欢的法国诗人兰波说的：“我了解流光溢彩的云天 了解碧浪、湍流与龙卷风 我了解暗夜 了解鸽群般游荡的霞光 我曾见过人们幻想中的一切！”

是的 我差不多曾见过人们幻想中的一切。同时 我也透过夜晚在大地上冉冉升腾的紫烟 看到生活包括幻想中的一切在一点点地飘散 消失在我的视野后面。

当我在曼哈顿东村一家叫 I COPPI 的意大利餐馆第一眼看到 Muju 的时候 我没有立即喜欢上他。

那一刻我还不知道他是从怎样遥远的古代顺着命运的河流神奇地飘到我面前 成为我的亲密爱人我的永不可分割的家人我的神我的孩子 我还不知道我们将紧紧拥抱着做爱 在冷冷的月光下分享同一个梦境 在阳光与风暴中相爱、争吵、大笑、尖叫 这种爱无法描绘，与生俱来。

我记得那晚一起吃饭的还有两个人 我的英国出版商 以及一个在纽约土生土长的离婚女律师。她据说在 10 年前帮助 Muju 的犹太前妻夺走了 Muju 的一切财产 然后又不小心爱上了他 做了他两年的女朋友。现在是他的好朋友。她还是我英国出版商的妻子的最好朋友。听上去颇为复杂 典型的现代人际关系。

我一直与这另外的两个人讲话 忽略了这个身材高大 左手